

▼ 云南民族大学教材资助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JINGPOZU WENXUE GAILUN

景颇族文学概论

尚正宏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景颇族文学概论

尚正宏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景颇族文学概论/尚正宏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3

ISBN 7-81068-558-9

I. 景... II. 尚... III. 景颇族—少数民族文学—文学史—高等学校—教材 IV. I207.9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4519 号

书 名: 景颇族文学概论

作 者: 尚正宏

责任编辑: 邓立木

策划编辑: 黎 穆

责任校对: 何传玉

封面设计: 丁群亚 刘 雨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42 千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7-81068-558-9/K·175

定 价: 22.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景颇族的历史概况	(1)
第二节 景颇族文学的概念、对象和范畴	(7)
第三节 学习景颇族文学的目的、观点和方法	(10)
第二章 景颇族民间文学与社会生活	(16)
第一节 景颇族民间文学的起源	(16)
第二节 景颇族民间文学的社会功能	(24)
第三节 景颇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	(32)
第三章 景颇族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	(36)
第一节 民族性	(36)
第二节 集体性	(38)
第三节 口头性	(40)
第四节 变异性	(42)
第四章 景颇族神话	(46)
第一节 景颇族神话的产生与形成	(46)
第二节 景颇族神话的内容及分类	(49)
第三节 景颇族神话的特点和意义	(54)
第五章 景颇族传说	(57)
第一节 景颇族传说的概念	(57)
第二节 景颇族传说的内容及分类	(60)
第三节 景颇族传说的特色及其价值	(62)
第六章 景颇族民间故事	(65)

第一节	景颇族民间故事的概念和分类	(65)
第二节	动物故事	(66)
第三节	魔法故事	(70)
第四节	寓言故事	(72)
第五节	生活故事	(73)
第六节	机智人物故事和笑话	(76)
第七节	景颇族民间故事的艺术特色	(80)
第七章	景颇族民歌	(88)
第一节	景颇族民歌的内容及分类	(88)
第二节	景颇族民歌的表现形式	(104)
第三节	景颇族民歌格律	(110)
第八章	景颇族史诗	(120)
第一节	景颇族史诗产生的时代背景	(120)
第二节	景颇族创世史诗《目脑斋瓦》及其特色	(122)
第三节	《孔然斋瓦》等其他景颇族史诗	(127)
第九章	景颇族民间叙事长诗	(133)
第一节	景颇族民间叙事长诗的产生与兴起	(133)
第二节	《凯诺与凯刚》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	(137)
第三节	《恩郭诺克内与洛沛玛扎兑》的思想内容 及艺术特色	(149)
第四节	《勒彪孤儿与羌退公主》的思想内容 与艺术特色	(163)
第五节	《丁冬拉玛诗布朗与桑章朋楠》的思想内容 与艺术特色	(172)
第六节	《朵斑姑娘》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178)
第十章	景颇族民间谚语、格言	(183)
第一节	景颇族民间谚语	(183)

第二节	景颇族民间格言	(195)
第十一章	景颇族作家文学的产生和崛起	(200)
第一节	传统文学的延伸和发展	(200)
第二节	其他民族的作家作品的影响	(209)
第三节	景颇族知识分子的大批成长和景颇族文学群体的形成	(215)
第十二章	景颇族小说	(220)
第一节	石锐和他的小说创作	(220)
第二节	岳坚和他的小说创作	(228)
第三节	岳丁和他的小说创作	(234)
第四节	玛波和他的小说创作	(242)
第五节	静王甘和他的小说创作	(247)
第六节	其他人的小说创作	(250)
第十三章	景颇族散文	(254)
第一节	石锐、晨宏的散文创作	(254)
第二节	金明、梁玉锦的散文创作	(259)
第三节	静王甘、朵世拥汤的散文创作	(262)
第四节	木如迈等人的散文创作	(266)
第十四章	景颇族诗歌	(268)
第一节	晨宏和他的诗歌创作	(268)
第二节	金明、玛散等人的诗歌创作	(280)
主要参考文献		(289)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景颇族的历史概况

历史上，由于景颇族的文字出现较晚，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用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历史，仅只有民间的口头文学。在汉文史书中见之于明代以前的记载也很少，且含混难考，这与古代各民族、部族居处的不稳定，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部落、部族的不断分裂、分散、聚合、融合等有关。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汉文史家所根据的也往往只是传闻记述，史实难以翔实，因此，今天追溯景颇族的族源只能结合语言及云南古代各部落彼此间的活动地域及活动情况，以及迁徙路线等进行综合考察和分析，期望追溯出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踪迹。

从语言语系看，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各族与我国古代西北地区甘青高原的氏羌部落各部落集团有密切的关系。《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这里说的“南中”相当于秦汉时期的西南夷地区，至魏晋、南北朝时南中或称宁州包括今云南、川西南和贵州地区。而“夷”，是源于氏羌系统的部落。从遍及云南全省的多种多样新石器遗址中，也可推知公元前3世纪以前，云南境内已大部分居住着氏羌和百越系统的部落集团。另外，从景颇族的口头传说也可得到一些印证，景颇族认为自己的祖先发源于“穆砮升拉崩”（景颇语 Ma joi Shingra Bum，意为“天然平顶

山”或释为“男山和女山”)据说此山在迈立开江、恩梅开江、澜沧江、金沙江之源以北遥远的地方,那里毗邻藏族地区,终年积雪,非常寒冷。再从景颇族老人死后,送魂回老家的路线来探索,也证明景颇族大概起源于青藏高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的源头,而这恰与古代氏羌部落集团活动的地区是一致的。

从族源追溯,我们可以看到景颇族的祖先是向北方向南逐渐迁徙的。根据景颇族送“木代鬼”(天鬼)时所念地名,以及景颇老人死后送魂回老家的路线,大致可以探出其总的方向是沿恩梅开江东岸北达康藏高原,也就是南下的路线。其中景颇支的送魂路线大抵在伊洛瓦底江之西,追始于“穆砣升拉崩”;浪峨支的送魂路线一直送到金沙江边。其中经过保山、腾冲、泸水县的登埂、老窝,云龙县的漕涧、瓦窑,并跨过龙川江、怒江和澜沧江。因此,景颇族的一部分(主要是大山支)可能至康藏高原分支后,自德钦南下,沿澜沧江以西,怒江及伊洛瓦底江源头南下,并进入江心坡及其西部地区;而另一部(主要是浪峨、喇期、载瓦,他们分支较晚)南迁至澜沧江以东、金沙江及东泸水的大片地区内,其中维西以南,在兰坪、云龙之间构成的古浪速地就是浪峨支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也即浪峨传说他们的老家是“浪门”。汉语浪速地,即今云龙县澜沧江西岸的表村、早阳一带,清代的浪速地则在片马以北,两岸东西相距数百里,中间隔怒山山脉、怒江和高黎贡山山脉,但两地之间还保存着“老窝”(或作“浪窝”,为浪速人自称“浪峨”的异译)及阿昌寨(元明时期景颇族也称为阿昌、峨昌)等。可见,这是后来景颇族从金沙江流域迁徙过程中留下的痕迹。

在迁徙发展过程中,喇期支从浪峨支分出。从喇期支的送魂路线看,则是由澜沧江以东,越过澜沧江,怒山山脉、怒江及高黎贡山而西行到小江、片马、拖角、之非河一带,即旧茶山长官司地,也是清代以后的浪速地。据两家茶山家谱能数出四十代。迁至片马以北小江流域的,载瓦语称为“子丕子黑”的是载瓦支的老家。根

据盩西磺汤寨喇期支荣家世系和新麻寨载瓦支的名字是基本相同的，这说明载瓦支和喇期支分支还是距今二十三代以前才开始的。当然具体年代不可能很准确，仅供参考，但大体可以看出澜沧江以东的景颇族在西迁的过程中先后分化出浪峨支和载瓦支。而浪峨、喇期、载瓦几支的语言、服饰风俗习惯更为相似，三支均为父子连名制且系谱最初九代祖先的名字是相同的。

与景颇族同时分批由东向西迁徙的，可能还有傈僳族。古代称雅砻江为东泸水，与高黎贡山以西的泸水地名相同，居民也是相同的，而泸水是因卢蛮而得名，卢蛮即今傈僳族。因此与景颇族、阿昌族同时西迁的还有傈僳族，他们是亲密的邻居，景颇族居山腰，傈僳族居山顶，景颇族还习惯于把部分傈僳包括到“崩拥景颇”中去。

至于从康藏高原迁徙到在恩梅开江、迈立开江流域的那部分景颇族，其年代也很久远（后来还有从东部迁来的部分与之汇合）。从若干家家谱传说来看，住在江心坡一带的景颇族已有 40~50 代人了；另外，约在战国秦献公时（公元前 383 年前后）北方部分羌族部落会合。因此，估计景颇族先民南迁定居江心坡及安宁河流域约有 1 500—2 000 多年的时间了。后来，从江心坡又向西方迁移，如有的迁坎底转孙布拉蚌，向西越过更的宛河到印度的阿萨姆地区；有的向西南迁到玉石厂、雾露河一带；有的由江心坡迈立开江到胡康河一带；还有的沿伊洛瓦底两岸而下至南北缅甸掸邦一带；另有一部分迁到今云南省德宏州一带。

景颇族最初由康藏高原南迁，传说是景颇族发源地“穆砣升拉崩”是个非常寒冷的高原，常常被冰雪所覆盖。因此，南迁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地方，同时包括景颇族先民在内的部分氐羌人可能是因为秦始皇的兼并战争而南迁的。

南迁后分布在东自泸水流域，西至祁鲜山一带，大约东经 96°~102°、北纬 25.5°，尖高山以北的广阔地区。居住在澜沧江东部

的景颇族直至元代仍被称为“寻传”或“峨昌”（晋王朝的镇压，曾迫使其大量西迁），与西部的景颇族相同，大约于明朝中叶由于发生了大规模战争，又一次迫使景颇族先民大规模西迁。如丽江石鼓铭文记载：“明嘉靖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公元1458—1519年）西藏两次派重兵进攻临西县（今维西县）巨津州（今丽江巨甸），土司木高率勇兵歼贼二十余万，首级两千八十余颗。”因此东部景颇族除留下的部分以后逐渐融合于当地白、纳西、傈僳、彝等民族中外，有不少景颇族（其中包括阿昌族）因不堪土司苦役，被迫同大批傈僳族西迁。他们越过澜沧江、怒江，与西部的景颇族靠拢，并重又互相融合、分化，如阿昌族与景颇族正式分开来，又如景颇变浪速、浪速变载瓦、载瓦变景颇等等，因此今天景颇支高日方言、蒙支方言中一些词汇和浪速语相同或近似，都说明景颇支与载瓦支以及茶山、浪速支彼此间的密切关系。

18世纪初，从尖高山以北向南迁来德宏地区的，原因则有多种，而其中之一也是为了寻找较好的地方。《滇略·卷九》说：“茶山在腾越西北五百里，距高黎贡山，地瘠土寒，不生五穀。”随着人口繁衍，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于是寻求开拓新地方，寻找好地方的愿望驱使他们再度南下。传说景颇族排家因追逐白鹿，一直南下而找到了好地方。陇川的景颇族说，他们是先派人找妥了地方，然后回去引人来居住的。可见，寻找新的、更好的土地是景颇族南迁的主要原因。

其次景颇支和载瓦支都说过去在北方的“老家”，“拉事”、仇杀事件频繁，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很多人因害怕拉事、被杀或被掠为奴隶而南迁的，这主要是山官间互相争斗、仇杀，失败的一方率领统治的人民另觅新地安居而南迁来德宏的。

第三，在景颇族叙述南迁原因时，还特别提到了当山官而南下找地方的故事。由于景颇族实行幼子继承制，上代山官只给幼子袭职，但其他各子也还是天生的“官种”，也想当官，于是他们率领

一批批百姓向外开拓地方做“杜瓦”（山官），特别是景颇支中比较强大的五个姓氏，如景颇支勒排姓，从其家谱看，于第八代奥拉当时，即向外扩张，跑到载瓦地区，这是现在载瓦山官中所有排姓的祖先。在第十二、十三代时，向外争夺地盘当山官的情形就更明显了。也有因为一些氏族（或部落）势力大起来后，想压服别的氏族（或部落），逼他们交“宁贯”（百姓猎获野兽或宰杀牲畜要给山官一条腿，叫做“宁贯”），而“不愿受气者”就向南迁徙。

第四，至清代乾隆年间，清皇朝和缅甸雍籍牙王朝发生战争，有不少景颇族因被清朝政府招募运粮而留居今德宏境内。《永昌府志·卷六十五》载胡启荣《腾越屯防记》说：“腾越有山头人种，向在八关七隘之外，因乾隆年间征缅甸，各土司利其转粟，招入关内，迨军务告蒞，呼朋引类而至者，更难以数计。生齿日繁，种类甚众，性既犷悍又不务劳作”。道光《云南通志·边防志》周澍《腾越碉堡图序》也说：“从前山头人聚居江外，自缅甸军需以后，各土司因其运粮之力，不复迁回境外，听其于附近山头结寨居住，而古永、盏西二练，神护一关，只那、猛豹二隘，亦有山头人开入盘踞，垦山度日。”

总之，景颇族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政治、军事、特别是经济等原因，而逐步分散地向南迁移。在南迁今德宏期间，由于傣族势力的强大，景颇族往往作为一个被统治民族进入已被汉族、傣族占领地区的山头居住。

从地理位置和人口分布来看，今天的景颇族是个跨境而居的民族，在我国的称为景颇，在印度的自称为新福，在缅甸的缅族称之为克钦。其地理位置大致在中印半岛西北部、中缅边境地带的大部分地区，约东起 98°40′（我国耿马县孟定乡则超过 99°），西至东经 96°，南自北纬 23°，北及北纬 27°25′，即东起高黎贡山、怒江，西至更的宛河及印度阿萨姆边境，北起喜马拉雅山麓的坎底、岔角江，南至腊戍、摩哥克山区一带。南北直线距离约 700 公里，北部

宽处直线距离约 200~300 公里，其中密支那以北，东起高黎贡山西麓与恩梅开江北段山上，北至贡山与西藏的察隅边境，西起胡康河谷至印度阿萨姆边缘，这大片地区约有 7 万平方公里，是景颇族的主要聚居区。在这一地区内，人烟稀少，多高山峻岭，特别是密支那以北更是崇山深壑，森林密布，而东面的高黎贡山、怒江，北面的喜马拉雅山，以及西面的马特开山等险峻宏伟的山川，如同巨箍似的构成了天然屏障，这种地理环境使景颇族长时期处于闭塞和半闭塞状态。

我国的景颇族包括景颇、载瓦、喇期（茶山）、朗峨（浪速）等支系，“景颇”既是支系（景颇支）的名称，又是一个民族的总称，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部边疆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境内，约东经 $97^{\circ}28'$ ~ $99^{\circ}57'$ ，北纬 24° ~ $25^{\circ}5'$ 之间，主要分布于陇川、盈江、潞西、瑞丽、梁河等五县山区及畹町市。这些地区山脉绵延，与邻国缅甸接壤，国境线长达 544 公里。此外，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片马、岗房、古浪，临沧地区的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思茅地区的澜沧县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个别地方也少数散居着景颇族。景颇族主要聚居在海拔 1 000~2 000 米的山区，解放后已有按季节山、坝两居和已迁坝子居住的。

国内外景颇族的人口，据不完全估计，约有 50 多万人。江心坡及胡康河谷地区，据英国有关人员估计有 20 万以上，缅甸境内密支那、八莫以南，据英国有关人员 1911 年调查约 24 万。我国境内的景颇族据 1957 年调查统计有近 8 万人，1980 年统计有 86 000 人，1982 年统计有 92 915 人，1990 年统计有 119 209 人。

根据语言谱系分类法，景颇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景颇语支，有两种主要方言，即景颇方言及载瓦方言。

19 世纪末，英、美势力渗入上缅甸，一些传教士也进入我国西南边疆滇缅交界的景颇族聚居地区进行传教活动，美国传教士约翰逊夫妇一面在景颇地区行医传教，一面创制了一套用拉丁字母拼

写的景颇族（景颇支）文字，并用这种文字在缅甸出版《圣经》《赞美诗》《教徒手册》小学课本及报刊杂志等。由于语言相同，这套字母也流传到我国景颇族地区，但主要是在信基督教的教徒中和某些山官中通用。解放后，我国语言工作者和有关专家，在原有景颇文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使之更符合于语言学规律，同时也顾及国内外景颇族对原景颇文的使用习惯，为了便于相互间的文化交流，因而仅仅改进了一些明显不合理的声韵母拼音法，如 AW 省略为 O、Wi 改为 Ui 吐气音 H 放前等等，改进后的景颇文更便于书写使用。现在国内的云南民族出版社、德宏民族出版社、德宏州的《团结报》、德宏州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文蚌》，已用景颇文出版了大量景颇文书刊，有力地促进了景颇族人民的科学文化的提高。

第二节 景颇族文学的概念、对象和范畴

我国现有 56 个民族。千百年来，包括景颇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一起共同缔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共同创造了我国的历史文化。在文学艺术上，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贡献。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它的文学不可能只是单一民族创造的。瑰丽多姿的中国文学，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和国内其他民族一样，景颇族也是一个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景颇族不仅为开发祖国边疆，巩固祖国的统一，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创造了自己瑰丽多彩的民间文学艺术，丰富了祖国文化的宝库。在景颇族的社会历史中，既有深厚肥沃的文化土壤，又有悠久的文学传统，这种深厚肥沃的文化土壤和文学传统，又孕育了今天景颇族的当代文学，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增加了新的重要内容，拓宽了疆域。

每一门学科都有它研究的对象和范围。那么，什么是景颇族文

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呢？这里我们先得弄清景颇族文学的概念。平常一提到民族文学或某某族文学时，人们总习惯把它等同于民间口头创作或民间文学，自然这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有关。历史上，我国各民族的发展程度是不一致的。一般地说：与一些少数民族相比，在社会发展，生产水平上是较落后的，这样就必然导致文化发展上的不平衡性。有的民族特别是人数较少的民族，尽管可能在很早就产生了可纳入人类艺术宝库的史诗、神话等，但因文化上的相对落后，地理上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的环境中，加上没有产生过自己民族的文字，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内，也就不可能产生具有较高层次的作家文学，他们的文学也就只可能是民间文学，所以给人以一个错觉，似乎民族文学，即为民间文学，这是不准确的。事实上，世界各民族的文学，除那些还没有产生出作家文学的而外，都无一例外地包含着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民间的口头文学和书面的作家文学。这两种文学之间既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又各具特色。民间文学，作为文学的一部分，在各民族文学发展史上，是出现得最早的。在人类没有文字的原始社会，以至后世没有创造文字的民族中，都只有这种文学的存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字的产生，出现了作家和作家文学，于是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同时并存。这种文学传统，自人类有史以来，就一直延续和发展着。所以，有理由说，民间的口头文学这是作家书面文学的母体和源头。近年来，景颇族作家书面文学的出现、景颇族作家群体的出现，已成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一种崭新的文学现象，为外界所瞩目，在景颇族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以，从景颇族文学发展的现状和实际情况看，景颇族文学，包含着民间口头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来看，景颇族文学也应从民间口头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两个方面来着手。

这里先讲民间文学的具体范畴。首先，景颇族民间文学是和其他民族的民间文学相对而言的。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

民族都有丰富的民间文学，为了更好地学习研究景颇族民间文学，找出其发生、发展的规律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景颇族民间文学有它显著的特征。民间文学在各个民族中都会产生，历史上，由于各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不同，生活习惯、心理素质、性格特点、审美观念、表达方式、艺术情趣也就不同。这就使各民族所创造的民间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打上本民族的或该地域的烙印，而这些所形成并体现到各民族民间文学中的民族性，便构成了各民族民间文学为其他民族的民间文学所不能替代的地方。

其三，景颇族民间文学是相对景颇族的作家文学而言的。作家文学产生的先决条件是文字。无文字即无作家文学，就算是一些借助汉文进行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其基本条件，就是对汉语汉字的学习和运用。而各民族民间文学是一种口头语言艺术，它的产生是很早的，它恐怕是伴随着语言的产生而产生的，之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阶级分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特别是当文字产生后，社会上出现了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他们的作品汇集成了作家文学；而那些不识字的人们，他们也在用另一种方式，即口头的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事群众性的创作，他们的作品汇集成了民间文学。

综上所述，可以认定景颇族民间文学是和其他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家文学相对而言，是由景颇族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和传承的文学。所以景颇族文学的民间文学部分，它的研究对象和范畴实际上已包括了景颇族劳动人民从远古到今天所创作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叙事诗、英雄史诗、谚语、格言、谜语等所有以口头创作流传的民间作品。

景颇族书面作家文学的对象和范畴，首先它是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书面作家文学。它应具备如下条件：作家必须是景颇族出身；用本民族文字写作；作品反映的是本民族的生活。但实际上做到后两

条是不容易的，因为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一种符号，写什么或不写什么又是作家本人的自由。所以作家无论使用什么文字，写什么生活的题材，只要他是景颇族出身，他的作品就属于景颇族书面作家文学的范畴。曾有人提出所有以某民族的生活为题材，反映某民族的文学作品都应归入该民族的书面作家作品之例，这是不科学的。因为一个作家不论用什么文字创作，无论是反映什么样的题材，其民族出身和文化背景，已决定了他所特有的思维定势、审美心态和心理素质等等，这些都是其他民族出身的作家所不能替代的。所以像印度的大文豪泰戈尔，用英文写的作品决不能归入英国文学，前苏联不少少数民族作家用俄罗斯文写出的作品也不能归入俄罗斯文学。同样，白族作家杨苏用汉文写的被茅盾称之为一个抒情诗似的短篇小说《没有织完的筒裙》，汉族作家苗歌用汉文写的也是反映景颇族生活的中篇小说《遥远的乌卡》都不能归入景颇族的书面作家文学。而景颇族出身的作家，无论他用的是景颇族文字还是汉文，无论作品里反映的是什么题材，他的民族归属便已决定了他所有的作品，都属于景颇族书面的作家文学。

第三节 学习景颇族文学的目的、观点和方法

景颇族文学是我国多民族文学宝库中的明珠，是我国多民族文化文学中的一部分。学习和研究景颇族文学，对于了解和认识景颇族社会历史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完整、全面地了解和认识我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也是必不可少的。

学习和研究景颇族文学，首先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景颇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景颇族劳动人民作为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自然斗争的经验，这些斗争经验通过各种方式加以记录，而景颇族文学的民间文

学部分，正好在不同程度上，通过形象而生动的记录，反映了景颇族社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某些本质和倾向。

恩格斯在《德国民间故事书》（《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401~403页）一文中说过：“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在一个农人晚间从辛苦的劳动中疲乏地回来的时候，使他得到安慰，感到快乐，使他恢复精神，忘掉繁重的劳动，使他的石砾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的作坊和一个疲惫的学徒的可怜的屋顶变成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健壮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地阐明他的精神品质，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这就是说民间文学是从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它反映了人民的生活愿望，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精神智慧。所以景颇族优秀的民间文学遗产，是景颇族灿烂文化中很宝贵的一部分。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任何民族的文学都是处在不断的继承发展中的，没有继承也就谈不上发展，没有继承和发展，这个民族的文学就会发生断裂和停滞。可以说，学习和研究景颇族文学，就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景颇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这中间有两个方面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是拿来，也就是占有必要材料；第二是在占有必要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鉴别，吸取其精华，排除其糟粕，以利于景颇族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建设。

第二，学习景颇族文学的民间文学遗产，是为了吸取景颇族人民的思想和艺术营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学作品形象地反映着人民创造历史的过程，通过学习、研究，我们可以坚信这一立场观点。在这一方面，景颇族和其他民族的民间文学优秀成果，放射着思想和艺术的光芒，能给我们以思想和艺术上的丰富营养。

景颇族和其他民族的民间文学，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人类认识自然、战胜自然的广阔领域，展开了一个充满瑰丽幻想的精神世界，